

◎影评

活着,才能体会更多美好

罗小玲

“我曾经想过永远不会提起这件事,让它永远沉睡在过去,直到我的骨灰抛入海里或者化成肥料滋养树木,我不想提起,也不愿提起。”

这是女儿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,关于校园霸凌,写给我的信中的第一句话。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女儿是男孩子个性,不会也不可能遇到校园霸凌这种事。没想到,我们偶尔的一次聊天后,她写了一封信给我,讲述了初二在外地求学时遇到的状况,大致是因为某一件事情被同学讨厌和排挤的过程。她在信中说,美国大学的课堂上谈到校园霸凌这个话题,老师问班上有多少同学认为自己曾经被霸凌,所有人都举手了。女儿的一位美国同学表示,初中生太可怕了,你永远无法想象初中生能有多刻薄,她转学去别的学校时,被其他女生扔东西和堵在厕所里不让出来……

其实,何止是初中生可怕,电影《少年的你》呈现的校园霸凌事件主角就是高中生。可以这样说,一个人长大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到人性有多可怕的过程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校园霸凌一说,犹记得我跟男同学打架,人

家一脚飞过来,我一脚踢回去,谁也没占到便宜。不知道几年级开始,同学之间开始取外号,互相追着叫外号,回想起来,听到外号的不情愿不乐意不开心到反唇相讥,再到掩面遁走或默默接受,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校园霸凌了。一些极度难听的外号,有些同学忍受了十几年,他们还真是内心相当强大。我是大工厂子弟,学校是小学初中高中一贯制,大家几乎在幼儿园时期就彼此相识,所以,当我上大学后,再没有人追着叫外号时,突然有种世界都清静了的感觉,那何尝不是一种“霸凌”中解脱的滋味。

不得不说,很多时候,我们会像《少年的你》中一样,与多数人一起,不知不觉进入到霸凌当中,因为,只有这样子,才会显得你不另类,只有这样子,多数人才不会把矛头指向你。犹记得大学时代,班上有位某厂的女同学,言语行动比一般的女生要怪异,有同学便以打趣她为乐。晚自习上,大多数人被她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逗到乐不可支,而她除了言语上嗔怪外,再也不想不出任何办法。不少女生跟我一样,能真切地感受到她很不高兴了,但全班已笑到失控,根

本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力量能够制止的。这种时候,我们通常选择的是离开失控圈,仅此而已。20年以后,我在中心广场的地下通道遇到她,不知道什么原因,她的精神很恍惚,也未可知这些年遭遇了些什么。在我叫住她之后,除了能清楚地叫出我的名字,她甚至跟我正常叙旧都进行不下去。我当时就想,如果当年她得到的善意更多一点,或许,现在的境况会好一些。

但是,遭遇校园霸凌或者自己感觉遭遇过的孩子都是无助的孤独的,孤军奋战,最终靠自己走出来,《少年的你》开篇胡晓蝶的自杀是对霸凌最无助最无声也是最倔强的抗争,并没有几个人能如《少年的你》中的陈念遇到守护自己的小北,共同守护少年的尊严。

很感谢《少年的你》这样一部电影,尖锐地触及到校园霸凌事件,引起更多人的反思与整个社会的关注。有人说,看着会流泪,我一滴泪都没流,电影看似残酷,却比现实多了太多温情。电影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来解决主人公的问题,但真实生活中,在各种求助无门之后,除了忍耐,等待时间过去,并没有立马解决问题的方

法。成长过程中,很多事情就是这样,当下无论多难,只要能坚持下去,曙光总能在前面,悠长的岁月足够销蚀所有。靠时间来解决,很消极,却很现实。我并不知道女儿在学校的那件事,在她艰难的时候,没能帮她一把,而她是这样写的,“最难受的时候也没想过告诉父母,告诉父母有什么用呢,不过是联系老师,老师把人聚在一起,了解情况,批评一下,之后并不会有有什么改变,甚至更糟”。

这事已过去十年,女儿说她在课后跟美国老师聊起曾经被霸凌的经历,突然发现没那么抗拒这件事了,或者说这件事对她已经不再难以启齿了。如女儿所述“我以为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,我会心绪不宁,会泪流满面,或者会半途而废,但是都没有”,能解开自己的心结,证明孩子长大了。

长大的过程确实是不断认识到人性有多可怕的过程,有些事有些人永远在想象之外;但是,那又如何,俗语曰好死不如赖活着,毕竟与人斗其乐无穷,漫长的人生里,只有活着才能体会到更多的美好,这一点,仔细揣摩《少年的你》的结尾,就是面对校园霸凌的最佳答案。



◎随笔

路

杨文明

家门口有条米把宽的石板路,它是小孩子晴天的跳跃,雨天的跟踉,也是小山村连接大世界的希望之路。

这条路是院子里的门面,石板最大,夏天滚烫的石板,让赤脚的脚底烫上一层老茧,雨天一步滑出一个长长的脚印。

院子门口虽然没有槽门,但家家户户都要从此出入。我家就在村门口第一户,谁进出院子,总能第一个发现。路的起点有一棵爷爷种下的比屋还高的柚子树,年老的爷爷生前每天坐在家门口,跟来来往往的人热情地打招呼。这条石板路也是先辈们的谋生路。

十三岁那年,我考上了省重点中学,开始从这条路迈出了人生远行的第一步。记得第一次去县城读书的时候,我心里头总放不下简陋和热闹的家,从没见过远门的人,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忐忑和不安。读了一个星期书后,我迫不及待的一路奔跑回家,赶到家门口,看到路的那头,爷爷坐在那里等我。我跟爷爷说,我想家不想去城里读书了。爷爷笑着答应回乡里中学读书。事后却告诉了母亲,母亲毫不犹豫地对我一顿大骂:没有出息的孩子。没有进过学堂的母亲希望我也沿着大哥成功的求学路,走上城里宽敞的马路。

毕业后,我分配到外地工作。全国各地的路也走了不少。蜿蜒险峻,风景如画的路,国道72拐也曾开过车。城市的柏油路太硬,留下前行的脚印。人不管走得再远,来时的路最

难忘,老家门前那条石板路成了拽住我的那条风筝线。弯曲的石板路,沉甸甸的思念和牵挂。

后来村级公路修到了门前晒谷坪。高速公路也从门前院中穿过,飞机在对面的山上起起落落,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。家里与公路还有100米石板路。回老家过年的时候,老婆总把车里塞满年货,父亲挑着箩筐来挑回去。每次回老家短暂相聚后离开,父母一定要送我们到晒谷坪,往车里塞满鸡鸭和小菜,尽管我每次推辞,母亲总说,城里人吃不农村的土货,这更营养更健康。喜欢唠叨的母亲临行前每次不忘再叮嘱那句“路要行得稳,别让娘操心”。父母年纪大了,母亲怕走石板路滑倒,在家门口目送我们远行,每次送到村口的只有父亲了。健壮的父亲先行离开了我们,留下母亲在思念中等待子女们回家看望她。

父亲走后,母亲随我在株洲生活了两年,她不喜欢城里的鸡窝式生活,执意回老家生活。去年送她回老家,家门口那条石板路,让母亲活动范围只限于屋周围。我与哥商议修条马路到家门口,方便母亲和邻居出入,也方便车辆进出。马路修通后,家门口变得开阔和敞亮,那些承载着先辈们坚毅前行的石板,在水泥路下沉睡,记忆中走过最多的石板路会慢慢地消失。但路起点那棵高大的柚子树,我们舍不得砍,是爷爷种下的历史,有点苦涩,但余味绵长,金黄的柚子每年都挂满了树枝,直到自然掉落,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◎世相

老父亲打工

谢勇

父亲已迈过人生七十坎。

才初小文化的父亲一辈子也没离开过重活,五十年代末就开始跟着父兄做小工,七十年代参加湘东铁路修建工程,八十年代早期率本村后生上鸾山、登瀛泊搞副业,九十年代除煤烧红砖。

几年前,我搬到城里之后,父亲有些落寞,常常去亲友家串门喝酒,几次喝醉在地上睡着了。终于,有一天,他兴奋地对母亲说:“今天是个好日子,我要去工业园那边了。”然后在厅堂神龛前烧了三支香,对着镜子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,吃过早餐后踩着自行车奔向了药业公司,由此,开始了人生路上的另一个回合。

每天为了赶早班,他一改往日的磨磨唧唧,坚决按照自己小本子上的计划安排家里杂事,吩咐母亲及时做饭炒菜。他觉得菜不一定要做得多好,但饭一定要煮得香,强调说:“人是铁,饭是钢,这钢铁组在一起,什么活都可干得了!”

从母亲口里得知,父亲刚开始有些不习惯,坚持了两三个月之后,他一扫过去的木讷,越来越开朗起来,过秤、晒药、卸货……他干过里面几种工作,每一次调整他都乐意接受,每一项工作都做得有滋有味。

一天晚上,他坐在小八仙桌边,嘱我陪他聊天,自顾自地斟饮,就着一碟花生米、一碟蛋花,滋滋溜地喝着一小盅蜂蜜药酒,露出少有的满脸红光,说:“在农村革命了一辈子,根本想不到这把年纪过了一把工人瘾。”

父亲这代人经历得愈多,对过去淡忘得愈少。我想,他一定忘不了那些曾经波澜起伏的日子,有的味苦如柏,有的惊心动魄,有的翻飞如云。

据他药企里的工友们讲,他这人工作特卖力,主动揽重活儿,但看不得有人偷懒,看不起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和没有食量的年轻人。他当过董事长的面说,他能吃能做,尤其是脚力好,走得快,他可以在车间做到80岁。董事长听了哈哈大笑,连声说:“没问题,没问题,希望你获得公司总部颁发的银质奖章!”

打工之后的第三年,父亲不曾母亲的唠叨和反对,把自行车换成带篷的三轮车。我想,这应该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姿态。我们不仅要聆听他紧跟时代同行的足音,而且还要为他祝福:愿您在“拥车”的生活里,日子越来越幸福,永远不会老去!

每天傍晚,母亲一听到那清脆的三轮车喇叭声,会高兴地说:“呃,回来了!”自从“鸟枪换炮”后,父亲的气色越来越好,粗粗黑黑的头发根根竖起,没有一点泛白的迹象,眉宇间的皱纹都夹杂了几丝喜悦。他买了智能手机,言语间多了些时尚的话题,晚饭,他经常把工业园的美图和国家的重大新闻传给我。

父亲喜欢跟我聊家乡的变化,如今看来,当年父亲关于家乡变化的一些预言都应验了。最让他激动的是,从繁华宏大的攸州工业园出来根本不会迷路了,路牌路标很清晰地告诉他,无论从兴业路还是从龙山路都可以找到回家的路!

前些日子,父亲告诉我们,药业公司组织了一场新疆八天双飞游,是公司提供补贴的带薪国内游,说这些的时候,他喜滋滋的。

“止语骑行”记

耀鹏

清晨,微光已透湘江。6点50分,我带着四个学生:伊思、存诚、慈垣、德普,背着古老经典和新鲜面包,骑行去了湘江风光带。这次骑行,必须“止语”。孩子本来好动、话多,突然加了“止语”这样一个怪语,果然大有不同。“平时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”,单车还是那个单车,踩在脚上“沙沙”作响,天地、江风、飞鸟、扁舟……和我们撞个满怀。

骑到康亭,中途休息。插进来一个孩子,王子睿,队伍更大了。眺望亭外,就是不舍昼夜的湘江。“临江临河,焚香而诵”,正是古人的风范。此时不谈经,更待何时?学生们先是排成一队,深呼吸,再行“阮籍啸”,如是者三,神清气爽,开始诵读《大学》。

诵毕,领他们读康亭的对联:“含烟凝紫,吐故纳新”。告诉孩子,刚才的深呼吸再长啸,就是“吐故纳新”,你们刚才读的,“汤之盘铭曰,苟日新,又日新,日日新”,就是“吐故纳新”的精神源头。母亲河,养我们的身命;经典,养我们的慧命。孩子们听后,大为惊喜:“原来经典里的话,就在我们身边啊!”我趁势点拨,找到《大学》里“民不能忘”四字,告诉他们:大家今天能在这么清雅的亭子里晨读,能在这样美丽的风光带运动,那是历任的市领导以及无数的劳动者,用心血建设而成的,我们不能忘记!

吃完面包,继续前行。几个学生已汗透衣衫,有喊苦的,有念痛的。“君子遵道而行,半途而废,吾弗能也!”我稍念几句《中庸》里的经文,果然,往圣贤的道德力量如同超级神药,小皇帝们闻之即能自省,马上精神抖擞,无一中途放弃者。由此可见,善用精神之道,乃是有儿之不二秘诀。

约8点多,抵达江边的资福寺。从照壁、银杏狮子讲起,到了天王殿。问,第一尊,哈哈大笑,肚子很大的那尊佛是谁?弥勒佛。学习第一条,要开心,要有包容力。又问,弥勒佛背后是谁?孩子们赶紧绕到背后一探究竟,“是一个将军”!学生们瞧出来了。那是韦陀菩萨!手拿降魔杵,专打坏蛋。

徐行至大雄宝殿。一位约70多岁的老居士奶奶,满脸笑容迎上来,给每人发橘子。也许,她是看到一个像和尚又不是和尚的人,带个五个妙善童子,单车摆得整整齐齐,像拜佛又不像拜佛,像远客又不像远客,像菩萨又不像菩萨,觉得很有趣吧?总之,孩子们开心得不得了,开口大笑如弥勒。未了,老奶奶热情引导我带着五个娃,拜佛,伊思还给孩子各发了一块钱,一起放进功德箱,喜悦满满。老奶奶和一个年轻的出家师父,看到孩子们如此阳光,连称“稀有”。孩子们接着问了很多问题,我一作答。临走,我带他们随手捡了一下垃圾。经过斋堂,刚好看到里头挂着“止语”“静心”两块木牌,孩子们更深一次领略了“止语”的魅力。

刚一离开资福寺,孩子们就再也做不到“止语”了!一个劲地撒欢疯跑。他们,太开心了!

◎散文

家乡的枞树菇

尹晓华

我的家乡在茶陵县舂筋乡,那里有数不尽的山和数不尽的松树林。说是山,其实都不高,都是几十米高的小山丘,山不陡峭,三拐两拐就到山顶了,只需一溜烟的工夫。站在我家后山,一眼望去,几乎是松树林海,层层叠叠,连绵起伏,一年四季都是青葱葱、绿油油的。松树,在我的家乡又叫枞树,松树林里长出来的菇,乡亲们都称之为枞树菇。我喜欢枞树菇,也喜欢枞树菇这个名字,因为它有浓浓的家乡味。

我家的后山是一大片松树林,各种形状的松树,或弯曲,或挺拔,或沧桑,或俏丽,或粗或细,应有尽有。那里不仅是我小时候的游乐场,还是我经常拾枞树菇的地方。枞树菇不是一年四季都会有,只在春秋两个季节才会长出来。在我家乡,枞树菇有两种,农历二月下旬长出来的是簇一簇的,个头较小,高约三寸,菇柄较细,菇伞直径约两寸,菇面呈黄褐色,有花纹,像松树的年轮一样,到农历三月下旬,这种菇便会消失。在农历三月下旬长出来的枞树菇,个头较大,家乡人称之为“高把菇”,高约五六寸甚至更高,菇柄如拇指粗,菇伞直径约三到四寸,大的也有五寸以上的,菇面呈浅灰色,这种枞树菇不是一簇一簇地长,而是一朵一朵间隔开来。枞树菇是一夜一生长,一天一凋谢,在枞树菇生长的季节,要是头天晚上下一场雨,第二天清晨山上必会长出很多枞树菇,长出来的枞树菇如果不被人采走,便在下午凋谢在日光的余晖里,傍晚若下雨,第二天清晨又会重新长出来。周而复始,恰恰家乡每年春秋这两个时节都是雨季,所以几乎每个清晨都有枞树菇可拾。到农历四月上旬,气温一高便渐渐消失,再到农历九月,枞树菇随着绵绵秋雨又悄然而至,这时农历三、四月的情景又会重现,至农历十月初,枞树菇便消声灭迹,年年如此,岁岁这般。

小时候家里穷,吃的菜都是父母自己种的,而且经常不够吃,老天也眷顾穷人,一年会在松树林中长两季枞树菇。我总在那时的雨后清晨,提着割猪草的竹篮子去后山拾大地馈赠的枞树菇,运气好的话可以拾上小半筐,有的大人走得远拾得更多。我提着拾到的枞树菇兴高采烈地跑回家,一路还哼着自己听不懂的小曲,到家后放下篮子,然后就会听到母亲的称赞:“华仔,要得乃!”“要得乃”就是很好的意思,这是我小时候听到最受鼓励的话。

中午快到了,我们兄弟几个在家把米饭煮好了,就等父母回来炒菜,父母从田间劳作回来了,我就在灶膛里生火,然后坐在灶口添柴、拨弄火势,再全神贯注地看着母亲炒菜,常常弄得自己灰头土脸,但一想到会有枞树菇吃,心里就会美滋滋的。等锅烧开了,母亲用一个专门舀油的很小的汤匙舀了一点点油,洒在大铁锅里,滋滋作响,母亲随即抓一把干辣椒放入锅内略炒一下,便把撕成条状的枞树菇倒入锅内一起炒。一把把子很长的铁铲,如锄头般弯成九十度,在大铁锅里铲来铲去地翻炒,母亲娴熟的手艺,我看得入迷,常常想,等我长大了也要像母亲这般能干。枞树菇炒到七分熟时,母亲用水瓢往锅里稍稍加一点水,煮一下就可以了,一道美味可口的辣椒炒枞树菇就做好了。这道菜只有盐和几乎看不到的油星子,没有现在的鸡精、味精、香油之类的调味品,更不要说加猪肉了,可是小时候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,也觉得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厨师。

后来我长大了,为了生计远走他乡打工,每每想起家乡,就会想起家乡的枞树菇,想起母亲在柴火灶边做菜的情景。孩提时光渐行渐远,美好记忆在泛黄的老照片上依稀可见,如今母亲已是古稀之年,步履蹒跚,和父亲一起守着故乡,每年除夕等着游子们平安归来。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鸡鸭鱼肉早已是家常菜,液化气灶和电磁炉也早已取代了当年的柴火灶。有时偶尔从外地回到家乡,碰上长枞树菇的季节,我也会去拾一点,加上肉和各种调味品炒上一盘,枞树菇依然还是当年的枞树菇,只是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,但我依然喜欢吃,依然喜欢上山去拾。

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